

# 简析蒙古族游牧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神话学根源

刘文军

(内蒙古民族大学 内蒙古 通辽 028000)

**摘要：**在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内容中，其核心价值观念就是万物都需要以天地为基点，并尊崇生命同根同源的自然本质现象，在游牧民族的繁衍与发展中，信仰方面一直都崇尚诚信勇敢的英雄主义，并将经济模式变成动态模式的原动力，并从中找到新生活的全新理念。蒙古族的深化学根源也会夹杂蒙古族的游牧文化核心价值观年，并以此进行相互的链接与整合。鉴于此，蒙古族的深化起源就是蒙古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积累自己的哲学经验以及哲学思想，并充实自己的文化信仰，以此构成他们特有的核心价值观，并不断推进者今后的发展。

**关键词：**蒙古族；游牧文化；核心价值观；神话学；根源

民族神话能够反馈出远古时代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关系。蒙古族的神话自然观本身就是蒙古人民对于自然最为质朴的一种敬畏之情，在这样的感情下存在神话意识就会在神话故事中倡导一种尊重自然、善待生命的情感<sup>[1]</sup>。蒙古族的人民对于万物都有灵论的观念并不是由于认知能力的不足，而是在生命伦理的思想下出现的自然观念。蒙古族的游牧文化本身就是由于蒙古族的特殊生活习惯不断积累形成，由于蒙古族的游牧生活十分常见，在悠久的游牧文化中，积累形成蒙古族特殊的传统文化内容。蒙古族的神话文学在此得以发展与演变，并结合了蒙古族的游牧文化核心价值观。蒙古族的游牧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精神一直在蒙古族的神话文学中占据着推动性力量，并在当前的文化背景下不断地创新发展，在精神因素相互交织的前提下，逐渐变成原动力，以此来创造出属于蒙古族的神话文学。

## 1 蒙古族神话对于蒙古族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蒙古族的神话的来源就是远古以来生活在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对于周边神秘自然的自发认知，这样的认知与猜测也是一种幻想的精神形成。能够说，蒙古族的神话与其他民族的神话起源一样，都产自人们的童年时代，同时也是原始人类按照自己的心理状态以及生活经历做出的反馈与设想，能够从中感受到早期人类生活以及对于生活环境认知的过程<sup>[2]</sup>。我国的具有悠久的历史，神话故事不仅能够展现着人们对于自然的欲望，生命的冲动以及对于生活的美好向往，还会在神话故事的传承中不断反馈着丰富的知识以及哲理。通过神话故事能够更大程度看出远古时代人们对于世界自然的探究精神<sup>[3]</sup>。由于我国的民族数量众多，在众多民族中，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也就不一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文化背景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神话故事的创作，对于原始神话的追根溯源，可以进行比较分析，这样能够有效地分析出各个民族的传统思维模式、价值观念以及民族伦理精神等因素。

蒙古族的文化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一样，都有对宇宙世界的不断探求精神，同时，这样的精神也是通过神话的方式得以展现的。就世界起源，民族起源的问题，蒙古族的人民最为原始的思维方式也从神秘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且，在创作期间还会感受到神秘的力量无处不在<sup>[4]</sup>。在以上的情境下，他们对于矛盾采用了视而不见的形式，态度也较为消极，这样的思维模式在现代人的思维模式中是不能接受的，所以，现代人的思维模式与原始的思维模式也会有明显的差别。鉴于此，蒙古族的神话形式对于世界的起源，能够采用完全不同，相互矛盾的观点融合到同一种神话中，神话的创作在蒙古族的人民眼中不仅仅是对于世界上所有物质构成的一种文化延伸，还是一种神灵创世说法的展现。这样的观念都在蒙古族的早期深化故事中得以突出表达，英雄史诗以及自然崇拜在蒙古族的神话学学有所提及。蒙古族的创世神话也由于众说纷纭，思维存在差异<sup>[5]</sup>。

首先，从三则潜水深化能够看出，深化并不是单纯的异想天开和作者杜撰，神话故事的起源问题一直都是真实存在的内容，在内容中能够反映出人类社会的历史痕迹以及现实状态。对于原始先民对于神话故事的认识由于当时的认识能力以及自身的生产水平存

在限制，不能如同当前人们所想的社会状态一样，按照自然界本身的状态进行自然界的探究，只能从神创世传说中找寻自然的秘密。正因为这样，人们生活在最为原始的文化形式中，从神话本身，展现出人们对于自然万物的无知，对于自然力量的无力，只能人们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自然的世界以及自己身处的生活环境。

然后，神话虽然会具有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但是神话的构成也不是空穴来风。原始的先民神话也会借助比较具体的物质形态来对世界的起源进行分析，并且，在其观点方面会结合古代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并在其过程中，神话世界的先民思想也不会同当前的人们所想象的一致，他们认为是一种触不可及的虚幻世界。在神话世界中，人们会通过自己的意识从感性的世界层面到达理性的世界层面，能够说，整体的物质世界都在一种神秘的神话世界中。在此之后，蒙古族就在自己的民族伦理精神中传承更加高大的“大地乌尔根”的精神内容。

最后，神话能够反映出古代质朴的辩证法思想，自然神的系统能够反映出自然的必然性以及自然的规律。人是在自然的基础上遵循自然的规律繁衍而成，但是人不仅会具有超越性还会具有创造性。但是人们对于超越性以及创造性并不是完全绝对的，对于自然来说，处于相对的状态。能够说，人不能单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无止尽的去驾驭自然力量，人在大自然的面前还是需要自觉保护自然环境的循环中就能够保持当前的生态平衡。顺应自然的变化是当前人们的生存基础条件，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从神话故事中能够感受到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都是相互依存并达到共生。人与自然不仅仅是矛盾对立，还存在于和谐统一，自然会给予人生长的养分，但是也会相对应的给予人们天灾，人一方面需要感激自然的馈赠，还需要敬畏自然的力量，为了生存还需要适当的开发自然的资源。所以，这样的关系就是生存辩证法的内容。

## 2 蒙古族神话、蒙古族史诗以及汗权思想的英雄崇拜价值观

英雄崇拜本身就是蒙古族游牧文化中的中心内容，由于游牧生产方式在蒙古族从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就已经逐渐兴起，并逐步走进英雄崇拜时代<sup>[6]</sup>。不管是蒙古族的游牧民族、航海民族或者是农耕民族都具有自己各自的英雄崇拜时期，但是由于游牧民族以及航海民族一直四处漂泊，在动荡不安的生活模式下更加显得生活艰辛以及危机四伏，这样使得他们的英雄主义更加的突出与强烈。从哪个蒙古族的神话传说能够看出，蒙古史诗到《蒙古秘史》都能够看出蒙古族面对危险能够顽强拼搏，在神话中也能够感受到对于英雄们的赞美以及对于人物的崇拜<sup>[7]</sup>。

### 2.1 神话中的英雄崇拜精神

成吉思汗出生在前两千年，当时蒙古族还在与突厥之间发生了领地争斗，蒙古族的战败，整体的部族只剩下两男两女，在经过千辛万苦之后，相互配偶并长期在当地进行繁衍，长久之后，便感觉到地窄人多，所以全体在商量之后决定冲出当前的峡谷，并通过狩猎的模式做成风箱，架起柴火，他们一路上迁徙到广阔的草原上。虽然这个传说并不想传统的蒙古族神话传说中所崇尚的精神那么

受人歌颂,但是也能够感受到故事中人类能够不断克服自己的困难,并突破自身的懦弱,愿意与命运作斗争,利用自己的双手以及智慧创建更加美好的生活。在蒙古族中,部落民族优秀的人格的价值表现就是在克服人性弱点的内容中,只有在生活中具有勇猛无畏,不怕牺牲掉的品质,才能够拥有战胜困难的勇气,不断磨练自己的意志。

能够看出,神话传说以神灵故事作为依托,不仅能够展现出人们对于周围世界的渴望之情,还能够通过对于改造世界的自我幻想,借以英雄崇拜精神来表达对于世界探求的精神,展现出人们凭借自己的能力以及创造力不屈服于自然以及命运的安排,通过生活中的真实感受来展现出人与自然环境相互抗争的精神。从该角度也能够看出,神话的叙述本身不会偏离实际的生活,纯粹都是编造以及杜撰,也并不是完全超乎人类的实际能力以上存在的超自然生活行为。神话的起源都是原始先民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去感受世界并理解世界的一种模式。神话的本质也就是人们社会生活的缩影。神话故事就是原始人类按照自己的心理感受、生活经历以及自然界的原始状态最初的设想以及判断,能够说,神话看似高大,但实际上异常真实。

## 2.2 史诗中的英雄崇拜

在蒙古族的文化生活中,英雄史诗文化更加能够突出表现蒙古人民由衷并爱戴的英雄人物,特备是关注到英雄人物本身的品格塑造以及精神培养。在蒙古的游牧文化中,力量占有至高无上的位置,代表着财富以及权力,该标志能够看出民族文化的中心是从神话中对于虚拟英雄的崇拜逐渐转变成为对于现实生活中世俗英雄的崇拜之情,人们的关注点从之前的虚拟回归到现实生活中的部落英雄,并对英雄精神进行赞美以及弘扬。其实神话故事中英雄是虚拟世界的人物往往起不到现实生活中世俗英雄的崇拜以及敬重,从故事的变化能够看出人们在逐渐摆脱传统的神灵束缚,走向独立与成熟,也能够感受到人们真正自我以及虚拟自我矛盾的不断转换,这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斗争,就是人们在逐渐从不成熟、幼稚的自我思维中走向理性以及成熟的历程。

## 2.3 汗权思想中的英雄崇拜

在蒙古族萨满教的思想中形成的神权主义以及汗权思想在蒙古族人心目中已经占有了根深蒂固的影响意义,作为北方的游牧民族来说,蒙古族一直都在信天命论。《蒙古秘史》从开篇就开始从统治人间、执掌王权的角度认为王者就是奉着天上的使命来到人间的,所以,就会对成吉思汗为代表的人物进行全族崇拜,逐渐代替了上期的史诗英雄。

从封建阶级的维护政治统治的合理化为基础维持后续长期统治的政治需求,《蒙古秘史》富有特别浓重的唯心主义观念,并带有君权神授的思想,在《蒙古秘史》中,用大篇幅的内容渲染了成吉思汗手握血块的勇士精神。虽然在成吉思汗的身上还有很多缺陷与不足,但是,整体“英雄形象”还是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在蒙古族的文化中,成吉思汗不仅仅英勇善战、胸怀大志,还能够跟随时代的潮流与发展,找寻到历史的发展契机,使用灵活多样的战略模式结束了部落之间的纷争。所以,成吉思汗被称之为天之骄子,这不仅仅是蒙古族的精神支柱,也是封建统治阶段以及政治道德要求相互结合的英雄理想人格品质。但是所有的集合蒙古族的观念中并不认为是成吉思汗自身的努力,而是天神赋予给成吉思汗的能力。

## 3 践行万物都有灵,生命同根的神话意识

蒙古族的游牧民族对于万物都有灵,崇敬生命的神话意识以及生态伦理观念都会融合到蒙古族的神话传说创作中。古来的万物对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有这自己的方式,也能够具备积极且深远的作用,蒙古族的民族在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中,长期的游牧生活都能够感受到大自然是万物的根本,也是人类的生存之本。在蒙古族的人民眼中,世界上的所有江海湖泊、山川草木都有生命,也都有灵魂,都是大自然给予的赏赐,不能在生活中被随意的破坏<sup>[6]</sup>。所以,蒙古族的追求一直都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也能够说,万物都有灵性在发展阶段虽然会具有一些的封建迷信,但是也不会丧失缺乏科学、合理的生命伦理观念。这样的生命伦理都能够将天地与人之

间处在一种相互和谐的模式,并在变化发展中能够形成统一的体系。不管是宇宙苍生或者世间万物都是从自然界的天地安排不断繁衍发展,并发展壮大,使得宇宙苍生以及世界万物都能够在自然界的发展中得到繁衍与壮大<sup>[6]</sup>。随之而来的就是顺天意、尊天命、敬畏自然、保护自然的感受,使得蒙古族的游牧民族能够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践行自己以及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存规律,并在这样的生存体系下感受到蒙古族游牧民族对于自然秩序以及自然规律的发自内心的崇拜以及敬仰。这样的观念使得游牧民族能够从心就不断树立起“生命同根同源”的原始思想。比如,蒙古族游牧民族属于四季放牧,不断迁徙的生活模式,在这样的生活模式下就是敬畏生命,顺应自然的规律以及变化,并在发展中能够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达到可持续利用资源并有效地达到生存发展的方式方法<sup>[10]</sup>。畜牧在放羊的情况下,可以产生丰富多样的植物,也能够按照不同的季节以及草场放羊模式,充分运用到草原的资源,提升牲畜本身的抗病能力,这样也能够使得草原上的所有生物能够具有修养的时间,并能够有开枝散叶的机会,规避出现草场沙化,植物枯竭以及物种灭绝的情况产生。

草原游牧民族就是在共生的自然环境下,按照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原则进行生命有机自然观的呈现,在草原游牧民族的眼中,自然也与人一样需要和谐友善的相处,并且还需要相互之间的关爱与呵护<sup>[11]</sup>。在大自然的整体环境中,万物与人类一样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以及生活规律,并且,在这样的前提下还会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依赖,互相促进的发展关系。在蒙古族人人与动物的关系就是出于一种相互共生的模式,人类依靠动物生活,动物依靠人类的帮助。在草原上这样的情况十分平常,但也是一种十分感人的场景<sup>[12]</sup>。在草原游牧民族中对于草原,对于草原上的生命都在不断地呵护与关爱,并且,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行为,并不是像古代人们所幻想的是由于自然或者神秘原因产生的恐惧心里,而是在当前共存状态下兼顾到生命伦理意义的有机自然观<sup>[13]</sup>。

在蒙古族游牧文化中,万物都会有神灵作为保护,这样的保护力量出自萨满教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也在文化的传承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虽然民间宗教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然物本身的相互联系其解释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不科学合理的内容,但是在文化的传承中云慢的内在价值有目共睹,他的作用也在当前的文学界具有强大的科学价值以及经济价值<sup>[14]</sup>。蒙古族的牧民对于生命的含义有着自己的理解,草原在蒙古族牧民眼中就是生命的源泉,其他的生物也都会依靠草原生存繁衍后代。所以,对于蒙古牧民而言,最为珍视的就是草原的生命。他们在生命终结之后也会选择天葬而不是土葬,在他们眼中土葬会破坏到草原本身的自然循环,而天葬则能够使得人们回归自然,只有在天葬之后,草原上的万物才能够更快的升天,然后重新轮回并回归到自然地怀抱<sup>[15]</sup>。

结语:

蒙古族的神话内容本身就起源于蒙古族游牧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蒙古族的深化以及蒙古族的游牧文化核心价值观都会有相互之间的联系,并由于蒙古族游牧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处于践行动态经济模式的原动力,在蒙古族的发展中不断创新其生活理念,并推崇英雄主义的精神,能够以博大的胸怀以及宽广的胸径看待生命的起源与消失。游牧文化中能够的自然观本身就是崇敬自然,管理自然以及回归自然,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中能够达到和谐的关系。这样的观念是由于蒙古族就是游牧民族长期生产生活实践的精神结晶。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蒙古族游牧文化在神话学的视角下有着自己特殊的韵味,也正因为如此,蒙古族游牧文化一直在文化的长河中占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当前,由于资源危机已经不断提高,在生态环境危机的背景下就是由于人们对于自然的过度开发以及过度挥霍导致的结果,所以,在当前的发展中也需要关注到生命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神话故事的分析中,感受到自然地力量,从蒙古族的游牧文化入手,不断突出自然之美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牛再霞.蒙古族服饰图案及其文化研究——评《中国少数民族》(下转第173页)

(上接第 158 页)

民族服饰》[J].印染,2020,46(12):75-76.

[2]张磊.蒙古族插画对内蒙古城市广场文化形象传播的新路径研究[J].今古文创,2020(46):65-66.

[3]林光义.文舞相融——论蒙古族文化在蒙古族舞蹈教学中的作用[J].参花(下),2020(12):93-94.

[4]张帆,刘美林.蒙古族文化融入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大学语文教学中的策略探究[J].决策探索(下),2020(10):83-84.

[5]孙笑然,左雪,吴媛媛.蒙古族幼儿教师对本民族民俗知识储备情况的调查研究——以呼和浩特市为例[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33(05):102-108.

[6]都兰.蒙古民族文化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应用[D].内蒙古师范大学,2020.

[7]陈娜日苏.察哈尔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生态意蕴及当代价值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0,4(14):76-77.

[8]马前进.游牧文化形态中蒙古族传统家具装饰图案研究[J].四川戏剧,2019(08):51-53+62.

[9]朱蕊,孙宏哲.多元文化视野下的科尔沁蒙古族民间故事

[J].北方文学,2019(12):122-123.

[10]孟和乌力吉.山地生态文化传承状况与应用价值——以内蒙古巴林蒙古族为例[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8,10(02):16-26.

[11]杜紫艺.探讨地理环境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影响——以游牧文化下的蒙古族和藏族以及农耕文化下的羌族和汉族民间舞为研究对象[J].北方音乐,2018,38(11):239+241.

[12]尹照涵.试论少数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以蒙古族草原游牧文化为例[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8(08):23-25.

[13]马明,雷雨晗,王文明,武斌.游牧文化下蒙族传统草原聚落空间声景研究——以锡林郭勒草原为例[J].建筑与文化,2016(11):199-200.

[14]杨继平.蒙古族刺绣与服饰文化在理论课中的开发和利用[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07):34-35.

[15]王毅,陈焯.落后生计方式还是保护生态神话——关于蒙古族游牧文化的一种认识[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02):66-70.